



新文學叢書之一

心的慘泣

曹雪松 作

上海東書局印行

新文學叢書之一

泣 慘 的 心

曹 雪 松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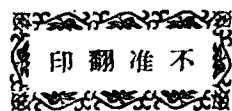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再版

心的慘泣 (全一冊)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費)



作者 發行所 總發行所

曹雪松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漢口 長沙 南京 廣州 北平 天津 梧州 徐州 成都 遼寧 汕頭 哈爾濱

大東書局

獻詞

母親：

你給我的愛太偉大了，我近來時常想送一點禮物給你，一方面表示我對於你的熱愛，一方面算是我報答你的恩意；但我想來想去，終想不到能有表示我這兩種意思的相當的禮物。

啊，母親，我是流浪到什麼也沒有的人，我是窮困到什麼也當光什麼也賣盡的人！只有這幾篇小說，可憐！只有這幾篇淺薄的小說，算是我唯一的所有物！我想起它的初生期，我真有些不忍說！母親，它盡是你兒子在最傷心的

時候用一滴滴的眼淚所寫成的！它盡是你兒子在追憶着偉大的母愛的時候在心底所發出一聲聲苦弱的慘泣！現在，啊，我至敬至愛的母親，現在我願把它奉獻給你，母親，我揩乾眼淚，含着慘笑，把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把我這點自視爲珍貴的唯一的所有物，至誠地奉獻給你，說：

『母親，你請收受着吧，這是你可憐的貧弱的兒子所贈給你一顆赤誠的心！』

你的兒子雪松寫於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泣 慘 的 心

次 目

編後.....	一二九
淪落.....	八五
醒後.....	二七
離家.....	一
獻詞.....	一

心的慘泣

離家

一去不返的時間，日夜如長江裏流着的滾滾不息的江水似的向過去的路上跑去。我們才覺得脫離機械式的學校生活，一瞥眼，一箇月寒假的放浪生活卻又成爲過去了。

現在，正是爆竹連天，笙鼓盈耳的元宵佳節。小孩子們，都歡天喜地的，結隊成羣，拍手唱歌。十五六歲不知憂愁爲何物的天真活潑的少女，也都歡聚在一起焚香點燭，忙著請「灰堆姑娘」；一箇箇都笑容可掬喜氣滿面的，跳

在姑娘的寶座前，卜問她一年中的命運如何。雙雙對對的年青夫婦，更並肩聯臂的在花前淺酌，月下低吟；唯有在求學時代的少年，那時卻深深地沈溺在愁苦的海裏！有的已離鄉背井，正在嘗被冷燈殘客窗淒涼的滋味；有的將要起程，正在對月增懷！啊，我呢，那時卻正是將要和我這可愛的家鄉告別而對月增懷的一箇！

我用了晚餐，便把門兒緊緊的閉上，免得多情的明月照入我的眼簾，幽揚的笙歌送入我的耳鼓。不知怎的，我最怕見的是如銀的月光；我一見了，便會想起我母親頭上的如深夜裏的皓潔的霜雪一般的白髮，也會想起我母親面上的如湖波漾着月光一幌一幌的起着微微的漣漪般的縐紋。我想到這些，我讀書的念頭便會打消，我情願昏昏半着我

的母親講古今來英雄豪傑的故事給她聽，我也情願早夕和她分擔一些內外的瑣事；但是，現在我已決定去升學了，不作反哺之鳥，卻又要作離巢之燕了！啊，今後我的母親獨處家中，承歡菽水，還有何人？庭幃岑寂，孤燈獨伴，不知當淒涼到怎樣，悲傷到怎樣！同樣我也怕聽悠揚的笙歌，我一聽了，更會想起我已死的聰明伶俐的小妹妹；想起在三年前的今宵，我的妹妹瞞了我把我的樂器統統地拿了出去，和許多小姊妹們在荒蕪的園地裏開音樂會，大家手牽手的圍成一箇小圓圈，有樂器的卻居在圓圈的中央。她們沒音節的吹了一回，在旁的姊妹們也胡亂的唱了一陣，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我便走到那邊，想以來賓的資格，參與盛會；但不料她們見了我，卻東奔西竄的散開

了，而我的妹妹也很正經地跑到我面前來請罪，我笑着對她說不要緊，並抱着她吻她薔薇般的面頰。啊，那時的情景是多麼的愉快喲！但是，而今呢，燈節依舊，人事已非，回首當日，那得不放聲一哭！

這時我的母親已把一盞油燈點着了，在昏黃的燈光下，她低着頭很愁苦地替我縫衣補襪，我覺得她刺一針，在我心的深處便感着一股異乎尋常的辛酸之味；同時使我也想起孟郊的一首遊子吟的詩來：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一時想念到這首詩，不禁滴下二點清淚。唉，誰沒有

母子之情？誰沒有孝親之心？可憐我風燭殘年老態隆鐘的母親，養育我到這麼大，至今非特不能享受一些家庭清福，反要爲我放浪的遊子朝夕忙碌，我的心倘不是鐵石做的，至此那能不痛如刀割！……

我由慘淡的燈光中看我蒼老的母親，呀，益顯得形容枯槁，面色憔悴了。枯禿的頭，失神的目光，乾癟的雙手，在在足以使我看了將要流淚。此時我的一顆別緒縈燒痛不可言的心，卻正好像是我母親手中的一塊布，我母親一針一針地縫着這塊布，便像是一針一針地刺着我這顆心！

『松团！你這樣望着我做甚？』我的母親忽停着針這樣問我。

我好像沒有聽見，仍是呆呆地望着她，她接着說：

『痴了，松围！你這樣呆呆地望着我做甚？』

『我沒做甚……我沒做甚……我不過……我不過……我不過望望你……望望你罷了。』我覺着無言可對，只得這樣胡胡塗塗的答了一句。我的母親似乎不相信，很愁苦的重復對我說：

『你不要騙我，你不言我已知道了，松围呀，你是不是在想明日今時，你的可憐的母親，正在嘗淒涼寂寞的孤獨無親的況味？……』

『假使你真能如此，那末，你已能體貼你可憐的母親的一顆心了！呀，你的確是我的好围，如此你的確是我唯一無二的好围！』我的母親這樣說着，好像有許多話要和我訴說似的，她索性把她手中的針線放在檯上，用顫抖着的

聲音重復慢慢的說下去：

『明天你要離我去開學了，在理，今晚不應說些不吉利的話；但是，松囡呀！你是知道的：我爲了你曾費盡心血了！你四歲的時候，你父親便不幸得着鼓脹病，越一年，可憐他竟形消骨立，撒手長逝了；六歲時，可憐你的阿兄又不幸染疫而亡！到此我們淒慘的家庭，遂像汪洋大海中飄浮着的一隻孤舟，東無涯岸，西不着壁；船頭上怒濤在沖擊，後艙頭暴風在狂吹；叫天呀，天無聲；喊地呀，地不應！……但是，那時家中除了你，還有一對幼小的姊妹，每達到良辰佳節，猶可團聚一處，稍殺愁痛；誰知到了前年，你的嬌小玲瓏的小妹妹又一病不起；可憐她竟也隨着泉下的父兄去了！唉，至今……至今白楊衰草間，僅餘

……僅餘黃土一坯而已！』她說到此地，不禁由凹進的眼眶裏，滴下許多枯淚；這些枯淚告訴我此時她的心中酸辛到萬分，痛楚到萬分！

『我於她死後，什麼都灰心，什麼都抱悲觀！你想：你父親死時，她不過剛養下三箇月，如今我撫養到她這麼大，忽然間又死了，你叫我怎麼能不悲痛呢？』她淌了一回淚，接着這樣說下去：『唉唉，她在生時，是多麼的聰敏，多麼的伶俐呀！她年未及笄，便能用纖嫩的小手彈你所彈的月琴，也能用幽脆的珠喉唱你所做的詩歌。我覺得她的琴聲歌音，能安慰世界的心的深處所默默蘊藏着的悲哀。我每被人生的愁苦的網網着時，她使用比蜜糖還甜的微笑來安慰我。我每遇着失意的事情，躲在房裏哭泣的時

候，她使用成人的話來安慰我；有時還登在我的膝前或投在我的懷裏陪着我哭泣，我覺得由她同情的嚶嚶的泣聲裏，能哭訴出我在這人間數十年來所受人的欺侮和人的妬忌的悲苦來，也能哭訴出我深深地內藏在心房裏的祕密的寞寞孤獨的苦味來。然而，現在……現在她卻又離我而去了！啊，她拋棄一切離我而去了，什麼都不顧地離我而去了！……

『唉唉，今後承前繼後的，在女只有你阿姊一人，在男唯是你罷了！但是，但是現在你的阿姊既已出嫁，你又將要負笈異鄉，一家骨肉，生離死別，天下所有的傷心事，還有什麼能過於此！』我的母親滔滔不息的說到此地，更覺得有無限的話要對我說似的；她的意思是深恐明晨臨別

惶惶，一時感傷，到說不出什麼來。所有一切的話，不如於今晚先說完了。

「唉，當你父親逝世的初年，我真吃盡人間痛苦，嘗遍人間酸辛了！松罔呀！你可知道我鄉間的人是多麼促狹！見我略有一點才貌，誰都想來欺騙我，且有一部份的人也來勸我改嫁；但我任誰的嘴講得比蜜還甜，我終是扳着臉孔不睬他。因此，遂引起鄉間一般人都來仇視我！只要說差一句話，人家便來尋我的破綻；只要一箇男人進了門——不論親戚鄰舍——人家便要說我的歹話，那時我真好像置身在人跡罕到荒蕪不堪的深山中，前有凶狠的豺狼在跳躍，後有吃人的虎豹在咆哮，身的週圍，週圍的遍地，隨處都是刺人的荊棘！唉，你想這種生活，那裏是「人」

所過的？……什麼「不貞潔」「假正經」的罵聲，當時無時不縈繞在我的耳旁；我每一聽到這種惡毒的罵聲，我便會傷心到四肢麻木起來，全身抖顫起來！到無可奈何時，便只得走到你父親墳畔痛哭一場！并燒錢化紙，默默地禱告他在泉下的幽靈保佑你成人，好使你將來替你可憐的母親出一口氣……唉，松圉呀！要是沒有你，這種痛苦的人生，我再也不要過了！」她說到此地，眼淚如決堤的水一樣的滾滾地淌下來！同時我的眼淚也如決堤的水一樣的滾滾地淌了下來！

『那時我曾幾次想捨下了你們而實行自殺；』她舉起了衣袖揩了揩眼淚，依舊繼續着這樣說下去：『但我細思量，你是箇伶俐活潑的孩子，我含辛茹苦養育你長大了，